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6
29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u>主席</u> ： | 扬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
| <u>理事国</u> ： | 贝宁 | 洪加武先生 |
| | 加拿大 | 巴顿先生 |
| | 中国 | 赖亚力先生 |
| | 法国 | 勒普雷特先生 |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冯韦希马尔先生 |
| | 印度 | 贾帕尔先生 |
| |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 扎拉特先生 |
| | 毛里求斯 | 兰普尔先生 |
| | 巴基斯坦 | 米尔扎先生 |
| | 巴拿马 | 比利亚雷亚尔先生 |
| | 罗马尼亚 | 格奥尔基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理查德先生 |
| | 委内瑞拉 | 孔萨尔维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 按照安理会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巴林、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蒙古、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加纳代表萨姆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肯尼亚代表卡西纳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苏隆德赖贝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蒙古代表彭察格诺罗夫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奈先生、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布隆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莱索托、索马里和瑞典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审议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我建议，按照惯例，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那些代表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瑞典)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布隆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莱索托、索马里、瑞典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邦伊耶扎科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弗洛林先生、牙买加代表梅尔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恩先生、瑞典代表图恩博里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瑞典代表。 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图恩博里先生（瑞典）： 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给我机会发言，同时我还要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个重要的职位。 主席先生，大家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因为你在贵国向来是秉持最崇高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原则的。

在去年秋天大会期间，瑞典和若干其他代表团主动要求安全理事会就外国在南非的投资采取措施。 瑞典代表团打算在该年迟些时候继续在安全理事会推动这项提议。 但是，由于其他迫切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一直到了现在才能够就南非问题举行会议。 瑞典虽然不再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但是它觉得由于它在大会上曾就外国在南非的投资问题首先提出倡议，所以它有理由在安全理事会中就南部非洲的局势和如何在政治上解决这些问题，发表它的看法。

南非问题一直是我国各政党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在几天前，一位杰出的瑞典人，前总理奥洛夫·帕尔梅先生，在安理会发了言，他的发言显示出瑞典对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一致感觉。 月前南部非洲非常明显有立即爆发种族战争的危险。 罗得西亚也是如此，对于那里的少数政权，南非政府不顾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一直在加以支持。 纳米比亚也不例外，那里正迅速发展着一种爆炸性的局势。

(瑞典)

可是，南非本身的局势也是具有爆炸性的，那里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日益增加的压迫使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早在一九六七年，瑞典政府以及其他北欧政府就认为南非局势本身对国际和平和安全已是一种威胁。现在局势已经这样紧张，只有南非将它的种族主义政策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重新考虑其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政策，才能消除对和平的威胁。

瑞典严格执行对南非的自愿武器禁运，并已促请安理会将禁运规定为强制性的措施。

三月二十三日，北欧五个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的外交部长在雷克雅未克宣布，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部非洲种族冲突的症结。各国外长说，他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就强制性武器禁运和防止外国在南非作新的投资的问题作出决定。我在下面引述该宣言：

“谴责南非政府残暴镇压大多数人民。呼吁大家声援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这个制度是南部非洲种族冲突的基本原因。欢迎安全理事会作出关于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定。如果安全理事会作出旨在防止外国新的投资的决定，作为对南非施加经济压力的第一步，这将是一项重要的行动。”

关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各国外长又说：

“一定要使津巴布韦冲突的有关各方回到谈判桌旁。北欧各国保证充分支持为达成以大多数统治取代非法少数政权的和平解决办法而继续作出的努力。

“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应按照联合国的各项建议，在联合国控制和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为了使得和平过渡到大多数统治的愿望更有希望实现，给予西南非民组解放运动参加独立谈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有决定重要性的。各国外长着重指出，执行联合国关于支持纳米比亚国家地位的一个特别方案，是有决定重要性的。

“赞赏并支持各自愿组织在唤起舆论注意南部非洲局势的方面的工作。”

(瑞典)

瑞典代表团和若干其他代表团向第三十一届大会提出了一项关于在南非投资的决议草案。在该项由绝对多数会员国通过的决议(31/6 K)中,大会促请安全理事会在研究继续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时,审议应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停止外国在南非作进一步投资。如果安全理事会作出反对外国新的投资的决定,而能得到南非主要经济伙伴的同意,这将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样便可以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警告,让它知道那些具有关键性影响力的国家真地愿意以具体行动来落实反对种族隔离的一般性宣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有机会来考虑这些行动。瑞典的办法是寻找那些能够得到各主要投资国充分支持的方法。因此,我们已试图提出一些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法律和其他考虑不相冲突的方法。但是同时,在采取了各项步骤后,应仔细进行研究,以评价国际努力的效果。

辩论期间的一些发言,特别是非洲代表团的发言,已经提到采取一些国际上协调一致的步骤,以达成停止进一步投资的观念。有些发言对问题的关键因素作了很多说明,并解释了提出这项提议的原因。这些关于南非经济的发言和文件说明,近年来南非进行了各项长期方案,发展不同的经济部门,以便达成远高于现在的自给自足水平,特别是迅速扩展的军事部门和能源部门。南非的这种经济策略,再加上黄金和石油价格方面的其他发展,使得南非在经济上产生了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南非正试图以大量向外借款和吸引外国向南非投资的办法,来应付这些困难。

以投资和贷款形式流入的新外资,对南非扩展中的方案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停止进一步的外国投资,会对南非妄图达成更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并继续推行其速度惊人的军事扩展方案的野心,发生严重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记得种族隔离在南非经济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将黑人工人纳入组织的工会根本不可能为其成员谈判工资,警察暴行以及对黑人的罢工或怠工等任何行动强行镇压等等。各种因素等

(瑞典)

于保证外国投资者，既可得到廉价劳工，又会有警察制止工人采取任何行动。

在南非的投资者，利用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在协助南非全盘经济努力的时候，自己道义上已背上了严重的责任。因此，不论有些外国公司为了改善其在南非的分公司的黑人劳工的生活条件，作出了多么仁慈的决定，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决定对问题的本质丝毫不起作用。

瑞典认为，不论从实际出发，还是从道义出发，都强烈地显示出应该采取国际协调一致的步骤以期达成停止外国在南非的进一步投资。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对流入南非的投资进行全面的限制，南非政府或许更容易明白国际大家庭关于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要求是严肃认真的。

安全理事会第一步可以建议各国政府积极地阻止再向南非作任何投资。这就将使可能的投资者的政府，在选择所要采取的措施时能够有广大的范围和伸缩性。采取后继行动的机构可以向各国政府提供有关这些措施的效果的资料，并提供进一步行动的资料。

今天，南非问题出现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许多年了。我们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政策是完全不人道的。南非的政策同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直接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现在我们应该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安理会的意见不一，只有对南非政府有利。

(莱索托)

主席：我谢谢瑞典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莱索托的外交部长。我欢迎他，邀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莫拉波先生（莱索托）：主席先生，历史和环境巧合地促成重大事件的场合是很少的。你担任这次辩论的主席就是一桩这种事件。你个人对你的国家里的民权斗争作出的贡献、你对改善人类境况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你在反对种族偏见和促进人权的斗争中起的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再讲。因此，由你担任主席主持这次关于南部非洲的辩论，是適切恰当的，因为南部非洲已经成为种族主义和剥夺人权的同义字了。我因此深信在你担任主席时本理事会将通过足以应付南部非洲的紧急危险局势的有效措施。我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就这项对我们大家都极重要的问题向理事会发言。

南非白种少数政府施行的种族隔离制度长期以来被国际大家庭确认为危害人类的一种罪行。它是对南部非洲的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直接威胁。西方殖民主义给非洲大陆带来的一切罪恶中，没有一种比十七世纪南非荷裔殖民者带到好望角的种族主义更阴险狠毒。南非荷裔人已经把种族主义发展成了一种教条。他们相信南非荷裔人是一种特选的种族，是一种优越的民族，享有上帝赋予他们的压制其他人民的权利。他们根据这种信念建立了他们的法律、社会和政治制度。南非的非洲人面前的全套法律限制着他们的一切活动，使他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南部非洲的问题是一种蛮横的哲学，一种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哲学所造成的。没有别的东西比曾任南非总理的马伦所起草的南非宪法草案更明白地显示出南部非洲问题背后的推理方式。关于南非总统的权力，草案宣称，“而且国家总统只是直接对上帝负责，完全不受国会里的任何表决的约束”。还有，谈到南非荷裔人时马伦先生说，“如果要求这个国家并入某一其他现有的国家或现在尚不存在的国家里，那末它将回答说‘老天在上，决不！’”。最近，南非内政和情报部长说，“在种族隔离制度内许多事情都可商量，但是为了我们南非荷裔人国家的特性和我

(莱索托)

们有留在非洲的权利这两件事情，我们将斗争到底，至死不屈。有关这两件事情的政治决定仍将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以免别人能够决定消除我们南非荷裔人”。我们从种族隔离政策的发言人的口里，已听惯他们出于恐惧心理只谈冲突，没有别的话可说。

讨论南部非洲问题时必须考虑到一种基本的现实。这种现实就是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关键是在比勒陀利亚。禁止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族人民自己行使基本人权的是南非政府。支持史密斯政权的是比勒陀利亚。支持罗得西亚的经济的是比勒陀利亚。对史密斯的白种少数供给一把防御伞的是南非政府。拒绝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基本权利的是比勒陀利亚。正在把纳米比亚和南非巴尔干化的是南非的白种少数政府。作南部非洲的白种少数统治的拥护者和堡垒的是比勒陀利亚。主张和支持对南部非洲境内以百万计的南非人民拒绝给予人类尊严的是比勒陀利亚的白种少数政府。

在原则上我国政府支持了关于罗得西亚的日内瓦会议。尽管史密斯是诈骗和邪恶成性，我们还是支持了。尽管他是不诚实，我们还是支持了。尽管他有他很应该得到的讲话凶狠而不可靠的声名，我们还是支持了日内瓦会议。我们知道他诡计多端大言不惭。我国政府深知史密斯政权轻蔑地拒绝了和平解决该政权叛乱的一切努力。可是我们支持了会议，因为我们相信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明白，史密斯参加日内瓦会议不是出于自愿。日内瓦会议是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斗争所引起的。

史密斯政权再次使和平主动归于失败。这是有案可查的事：日内瓦会议谈判破裂应该由史密斯政权负责。依我国政府看来，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一切和平途径几乎都关闭了。我们很明白，史密斯政权认为除了为争取时间外，谈判是没有用的。国际社会因此负有明白的职责应该帮助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终止史密斯叛乱。

联合国系统容许了史密斯叛乱拖延十二年，这是对联合国系统的严重控告。经

(莱索托)

过十多年的史密斯的镇压之后，津巴布韦的人民现在应当有自由了。津巴布韦人民正当地盼望本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制裁史密斯政权。他们的解放的路已无须再通过日内瓦了。那条路现在明白地是指向用一切可能办法打垮史密斯政权。

非洲统一组织，为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曾经在一九六九年通过了卢萨卡宣言。这项宣言里提出的和平倡议被南部非洲的白种少数政权轻蔑地拒绝了。非洲为了战争本身的缘故不信仰战争。非洲准备在不分种族社会的组织范围中容纳白种少数。我们充分知道种族战争的悲惨后果。我们已经试过一切可想到的防止种族对抗的办法。非洲统一组织在一九七五年通过了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这项宣言内载有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非法占据而提出的各项建议。现在我们知道南非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是什么。南非不同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青年团交谈，不抓住西南非民组青年团表示愿意交谈的机会，却妄图通过所谓图尔恩哈尔会议——比勒陀利亚自己委派的人员组成的会议——来继续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同时南非现正明白地违反国际法和本理事会及大会的很多决议在纳米比亚推行它的班图斯坦政策以破坏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图尔恩哈尔会议解决不了纳米比亚问题。它确实是一个使纳米比亚不安定、无和平的药方。它不是使纳米比亚前途有望，而是使其一定归于毁灭。

一星期前国际大家庭曾纪念沙佩维尔日，悼念六十七名非洲人被南非政府的特工人员残酷屠杀。自从去年六月以来在南非差不多有四千人的生命丧失在南部非洲警察的手里。自从索韦托示威运动以来，数以百计的儿童成了难民，还有其他的人在南非监狱里受苦受难。要说有任何不同的话，种族隔离成为越来越残酷了。成千的非洲人的南非公民资格被取消了。违反他们意愿，使他们沦落为班图斯坦人。今天在南非当黑种人是在恐怖的边缘中生活，鸡犬不如，在丧失自由和生命的永久恐惧中生活，在无穷的失业危险中生活，在坐监坐牢的恐惧中生活。总而言之，主席先生，黑种人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因为甚至在监狱里也没有安全。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据南非报纸的报道，因政治关系关在南非监狱里的被拘留者已

(莱索托)

死了三十七人；在这些人中间，有十六人是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死去的。被要求对这种奇怪的政治犯死亡现象加以说明时，南非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先生表示了遗憾，并且出乎意外地承认说：“这种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他还进一步宣称，这一切的死亡都是自杀。据报克鲁格先生在回答记者查问怎样能够发生自杀事件时曾经说：“依我们看来，每件案情证明警察和狱吏已尽了能够合理地盼望他们应尽的一切监视责任”。我最好是把一家南非报纸向克鲁格先生提出的关于上述死亡的十三个问题列下：

1. 为什么对被拘留者的监视显然如此之少以致让自杀事件这样经常发生呢？
2. 为什么监视显然如此之少以致被拘留者能够跳下楼梯或跳出屋外跌死呢？
3. 死亡的情由有多少是由外部、独立当局调查而不是由当被拘留者死亡时看管他们的警察和狱吏调查的？

4. 鉴于死亡越来越多，现正制定什么预防措施来保护被看管者的生命呢？
5. 部长是不是同意当人民被单独禁闭时这种预防措施是特别需要——以确保公正的赏罚即使无人能见到但是却做到了呢？

6. 部长是不是知道代理法院院长维尔约恩在对于去年九月审问的警察部长对玛丽亚·诺姆伏拉·斯科萨拉的案件中提出的意见呢？有一个人通常在警察看管下而死去，在关于那一个人的死亡的上诉案中，法院说，“对于被拘留者，不应容许警察有片刻的疏忽。警察是被拘留者的看守人，在他的看管下被拘留者丧失了他的行动自由，其自作决定和执行决定的能力不仅受到限制，而且完全化为乌有了。”

7. 四名保安警察因被拘留者约瑟夫·姆德卢利的死亡而被控杀人应受处罚，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詹姆士先生在宣告这些警察无罪时说，各方在法庭上讲的话没有圆满地说明姆德卢利先生所受的一切伤害。法官说，姆德卢利先生怎样丧命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应予解决的问题。一月二十五日克鲁格先生告诉国会说，姆德卢利先生的尸体送交承办丧葬者后，已经是残缺不完了，并且照有相片。他

(莱索托)

说，这是为什么法官想要进一步调查。克鲁格先生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法官詹姆士先生所讲的话与克鲁格先生说是法官詹姆士先生所讲的话之间显然有所不同呢？

8. 一月二十五日克鲁格先生在国会里讲到解剖被拘留者纳博阿斯·恩特雄特沙的尸体时说解剖尸体是依照一些殡仪馆中显然通行的惯例，没有得到明白批准。但是检验恩特雄特沙尸体的约翰内斯堡的国家病理学家塔尔雅尔德教授说：“我一生中在约翰内斯堡和南德兰士瓦两地检验了许多尸体，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件。”克鲁格先生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有这种反常情况呢？

9. 在新闻界所打听到的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死亡的因政治关系被拘留的三十七人中，据警察说有十七人死于自杀以外的原因。这十七人中，据说有九人是生病死的，三人因发生意外亡故——两人在淋浴时滑倒、一人跌下楼梯——五人的死因尚未宣布。克鲁格先生宣称被拘留的共产党人是奉命自杀的。从他所讲的这样的话看来，他是不是对于警察认为因其他原因死亡的许多被拘留者就可坦然置之不顾呢？

10. 如果国家不承认有过失，为什么至少在两个案件中对死了的被拘留者的亲属给予赔偿呢？

11. 据报纸的报道，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因政治关系被拘留者死了三十七人，其中有十六人是去年三月以来死亡的。克鲁格先生是不是有一更详细的名单，如果有，那个名单上有些什么人呢？

12. 克鲁格先生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死了的一切被拘留者都是黑种人呢？在同一期间内，许多白种人曾经被拘留并且随后他们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宣判有罪予以监禁；可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人服从叫他们自杀的命令，也没有人不幸象黑种人被拘留者那样死亡。

13. 最后，克鲁格先生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政府如此坚决不委派一个正式的审判委员会来查究被拘留者的死亡呢？

这些当然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十分认真地给予回答。至今为止南非政府沉

(莱索托)

闷地未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我国政府一贯地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这项要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急迫，因为现在“意外死亡”显然代替了司法程序。

如果我不得不再次引述南非的报纸，那就要请理事会对我宽容。但是理事会知道南非的新闻机构自己也有被封闭的危险。据南非报纸三月十八日的报道：

“登巴尼·范特西先生被单独禁闭了五百十三天后才释放出来，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一定使对南非拘留法最初发生的义愤感已日渐迟钝的南非人甚至也感到震惊。这件事情应该由警察部长克鲁格先生予以查究，毋得迟延。”

据报范特西先生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根据恐怖行为治罪法第六节被逮捕的，那时他是阿曼津托蒂的一个学生。范特西先生现年二十一岁，上星期六在新伦敦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没有被控以罪名。他宣称，在所有这个期间内当局方面没有向他提出逮捕他的理由，不过在拘留他的最初几星期内盘问了他一些关于已出国受军训的人的事情。此外还问了他关于一对被禁止出国但已出国的夫妇的事情。范特西先生说，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至他突然被释放为止完全没有盘问过他。甚至按照南非的标准，这也是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报道。为什么在盘问者显然已经问完了他以后还把他单独禁闭十五个月以上呢？在他以外还有多少人同样地被拘留？

月月都有根据拘留法逮捕人的报道。当局不宣布，也不说明逮捕理由。保安警察不必提出任何说明。人民只是失踪，然后又出现。例如本星期又据报在八月动乱期间被拘的一名年轻妇女经拘留了二百一十天后在上星期三被放出来了。

她宣称，她不得不沿街行乞，讨钱买火车票回到她在克鲁格斯多普的家。据称范特西先生也是一样在被放出来时没有钱，甚至也没有火车乘车证。据悉上星期有其他三人被释放，有一个是拘留了二百四十天后释放的。一个自称是文明的社会怎样能够忍受这种情况呢？我想要通过这个庄严的理事会呼吁南非政府，为了道德和人道，把拘留在罗本岛和其他监狱里的男男女女的非洲人都释放出来。

南非给世界造成种种的独特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是历史上没有前例或类似例子的。用一位白种人南非牧师的话来说，“没有其他的社会曾经出现过一种情况，

(莱索托)

即由生产程序如此彻底地决定和形成这样为数巨大的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象是流动性劳工制度所出现的那样”。

历史偶然事件和殖民计划的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南部非洲各独立国家面临的对南非输出劳工的严重情况。我国供给南非矿工的百分之二十二。就南非境内的人权来说，移民劳工所处的地位最低。在一九三六年，白种人工资是黑种人工资的十一点五倍。到一九六九年，是二十倍。移民劳工没有加入工会的权利。他无法进行谈判争取较高的工资。他投入的劳力没有报酬。他为住在南非离家背井同朋友们也分开了。在矿场时，他住在大杂院里。他的合同上没有离职补助金的规定。他没有任何保险计划的保障。他立刻成为受到极残酷被剥削的工人。我想要再次呼吁国际大家庭，作为极端紧急事项，考虑制定关于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

去年十二月，理事会响应我国政府在封销我国的东南部边界后作出的呼吁，通过了理事会第402(1976)号决议。自从这项决议通过后，我们组织的秘书长阁下派遣了一个特派团到我国评估我们的问题。特派团同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视察了我国边境的东南部。我要公开正式声明我国政府感谢特派团进行工作时的客观态度，并希望它的报告将反映我国面临的很严重的情况。

自从去年十月比勒陀利亚把假的独立给予特兰斯克时出事以来，我国就面临严重问题，使我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本身继续受到威胁。为了设法造成我国人民的困苦，南非政府违反现行协定，取消了它称为对输入莱索托的小麦、玉米和面粉价钱的“津贴”。这一行为是在通过安全理事会第402(1976)号决议后不久发生，明明是有意要加以报复。其影响所及将使我国多付出大约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帐款。这是在打击我国的很贫穷的人。这是一种狠毒的报复行为。不过我要告诉本理事会：南非方面的行为不管如何蓄意惩罚或动机毒狠，总是胁迫不了我们方面接受班图斯坦的。特兰斯克班图斯坦领导人弄到了走投无路，现正预备制定法律对于反对他们的伪国家的人处以极刑。对他们，我只须说：任何人只因他不

(莱索托)

承认冒充的特兰斯克的独立就加以凶杀，那是一种犯罪行为——将来有一天必须向南非人民交代的一种犯罪行为。

所谓本土政策不过是种族隔离政策的推广而已。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使白种人统治永远继续下去，这是不能够掩蔽的事实。一九一三年土地法取消了非洲人拥有南非土地的权利。班图斯坦政策剥夺了他们的南非公民身份。所谓班图斯坦领导人简直就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亲信。班图斯坦是对南非黑种人民作出的最背信弃义的奸诈行为的象征。班图斯坦就是白种人享有特权、富裕和非常悠闲生活的天堂的永久存在。

尽管非洲人受压制，他们仍是没有失去他们的意志和精神。索韦托和兰加的事件明白地证明黑种人精神是不可屈服的；种族隔离政策抑制不了广大多数南非人民的精神。杜尔班和矿场的工人罢工也证明争取象样生活的斗争不是死气沉沉的；罗本岛削弱不了追求自由的意志。

广大多数南非人民拒绝接受班图斯坦。他们知道白种人少数只是用所谓本土政策在白种人临时防御营地的周围布置一道防线。白种人希望撤退到防线后面。

大会关于班图斯坦的第31/6A号决议是明白确定的。其工作是简单明了的。决议要求所有各国都不要对班图斯坦给予援助。可是有些国家为了小利和小额现金收入在与比勒陀利亚政府串通进行分裂南非领土。黑种人民大会的执行人员斯曼加利索·姆克哈特什华牧师在几天以前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否必须再三告诉你们西方人这个国家里的权利被剥夺的多数人——印度人、黑种人、有色人种——的一切痛苦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他们的呢？没有你们的投资，南非会是什么情况呢？”对于重利忘义的、认为小额现金的价值高于南非人民的人权的那些人，我只须说南部非洲的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不可抗拒的，这种斗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很久以来，自称是西方文明的骨干的国家，高谈基本人权的国家，就是南非的白种少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它们是对南非黑种人的权利漠不关心的国家。它们使白种少数政府相信它能够指望它们的继续支援。有的人竟把这种解放斗争与

(莱索托)

冷战口号等同起来。我希望他们了解最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的办法是支持那些站在正义和人权方面的人。

去年十月我在大会里曾经提出警告，在莱索托的旁边建立班图斯坦，是一种除增加南部非洲紧张局势而外别无其他作用的行为。特兰斯克已证明了一定引起的许多问题。南非已经在规划进一步为我们造成问题了。比勒陀利亚已表明打算在今年十月对博普塔茨瓦纳给予“假独立”。比勒陀利亚还没有从国际大家庭决定不承认它的班图斯坦流浪者一事中受到任何教训。这种教训一定要使它受到。同一命运一定等待着博普塔茨瓦纳的班图斯坦政权。国际大家庭必须拒绝相信一种冒充的东西。它必须拒绝承认一切计划好的班图斯坦的假独立。

在属于巴索托国的土地上建立那些班图斯坦，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莱索托的东南边境，特兰斯克班图斯坦占据了莱索托领土的一部分。在莱索托边疆的西北部分，现在已经开始在莱索托的土地上建造奎奎班图斯坦。在西部还建立了另一班图斯坦，博普塔茨瓦纳。用意是明白的；征象是清楚的。南非在我们与南非的共同边界的每一部分都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立班图斯坦，设法扼杀我国。在两个世纪以前，巴索托国的缔造者莫绍绍王第一世在讲到当时强加于莱索托的不公正而且非法的边界协定时说，依他看来，过去历年以来促成种族不和者莫胜于一个单独的因素——沃登线。它当时认为那是不公平的，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是对巴索托有意冒犯。

南非坚持拒绝本着睦邻的精神来处理有关我们土地的问题，这一定使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的莱索托人民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变坏。因为巴索托人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我国的正义要求。到底比勒陀利亚害怕的是什么？它怕的是不是仲裁的危险呢？是不是它的理由显然薄弱简直经不起司法调查呢？为什么南非抛弃了它原提的合组一个边界委员会来解决那些土地问题的建议呢？我们方面预备遵从根据法律的任何决定。我们预备帮助使南部非洲问题的议程缩短。我们预备避免对抗并设法和平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预备成为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的孤儿和种族隔离的受害人。

(莱索托)

这次辩论不是无缘无故讨论南非的内部事务。这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的辩论。一九七五年南非对安哥拉共和国大规模进行干涉，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种族隔离和白种人少数统治的侵略性。本理事会明白知道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等共和国所作的很多侵略行为。的确，南部非洲的白种少数政权的力量是得自种族隔离。

南非的国防部长去年才令人吃惊地宣称：为了国防上的目的把南非的边界扩展到赤道。他的主张现在已经制定成南非法律了。因此，赤道以南的一切非洲国家显然都在直接威胁之下，并且可能在比勒陀利亚认为为此目的应该攻击它们时就受到攻击。

南非局势悲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点是，比勒陀利亚竟同国际大家庭一样地深知种族隔离的爆炸性。南非响应本理事会和大会的很多有关决议，已经开始采取它认为可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灾祸的一系列措施。一切这些措施的特点是在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上既不认真又无诚意。

南非答应可废除小的种族隔离。但是“小的种族隔离”一语本身就指明这是要巩固种族隔离和保全白种人的统制和特权一个大阴谋。南非提出了班图斯坦的概念。但是班图斯坦就是重新开始实行殖民主义和创立大规模的黑种人贱价劳工储备队。南非提议缓和与独立非洲的关系；可是比勒陀利亚拒绝建立通达罗本岛的桥梁。它拒绝同南非多数人民的真正领导人会谈。南非择定的办法是进行对话。对比勒陀利亚来说，对话不过是对白种人统治的根据加以说明而已。

南非白种少数政府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可走的路是走向战争和流血。如果主张种族隔离者得势，那就不免必须走这条路；如果紧紧握住权力不放并坚持白种人的统治和特权的人继续对南非进行压制，那就不得不选择这条路。那个集团已经选择了战争和种族对抗的道路了。那个集团要南非为了过时的种族优越观念而付出种族冲突的代价。那么，如果种族主义者得胜，南非必将发生什么事情呢？内部造反和武装斗争，南非国内及其边界上的革命部队日益壮大。南非将发生非

(莱索托)

洲空前未有的可怕的大规模流血景象。 决定走这条路就是预示所指望的南非种族和谐的未日的开始，预示非洲次大陆的白种人的末日。 南非最后将成为一片废墟。 但是至少它将是一个新的南非。 南非的种族隔离罪恶最后将被消除。 但是代价将是很大的。

可选择的第二条路是把南部非洲引向和平、避开战争。 走这一条路必须由比勒陀利亚现在就采取一系列的步骤，太迟就不行了。 比勒陀利亚必须废除种族隔离，消除种族隔离带来的一切罪恶。 它必须承认人类共有的属性。 它必须恢复南非多数人民应享有的人类尊严。 比勒陀利亚必须同意在南非实行多数统治。 它必须创造条件使大家公平分享南非资源的成果。 南非的多数人愿意走这一条路。 最近有少数白种人也表示支持。 是不是多数白种人愿丧失这个使南非免于流血的机会还是愿走死硬派的种族主义者的第一条路呢？南非的白种人必须选择一条路来走。 可选择的两条路是明白的，时间有限，南非局势的危险太大、太可怕了。

理事会必须注意南非的多数人民提出的援助要求。 他们的极度痛苦使我们大家良心上感到不安；对于他们的受苦，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 他们的情况就是灾祸的根源。 世界受不了再一次的种族大屠杀了。

主席：我谢谢莱索托外交部长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索马里的代表。 我邀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索马里)

侯赛恩先生 (索马里)：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会员国给我们这个机会参加关于南非少数政权种族主义和非法政策问题的辩论。

首先让我参加许多其他同仁祝你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新职期间一切顺利，并欢迎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的言行真正地表现了对非洲事务的热心和同情。我相信在你所能做到的限度之内，你将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实践你对于长久以来威胁非洲大陆甚至于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些问题，采取新态度和新关怀的诺言。

让我也向罗马尼亚和伊朗两国政府和人民为其在最近惨重的自然灾害中所蒙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的慰问和支持。

在我们许多人心中，最注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理事会会不会仍对南非问题采取象过去十七年来一样的敷衍态度。一九六三年安理会承认南非的局势严重地扰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是安理会却并没有按照《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的规定，行使它全部的职责，即采取有效办法以防止并消除对于和平的威胁。

过去它所实行的非强制性武器禁运已经很失体面地被轻视了许多年，安理会已经忘却了其专家委员会所研究的结果，就是非要构成南非主要贸易伙伴的一小部分国家能够认真遵行，经济制裁才行得通。

以南部非洲今日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形来说，最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于主张执行强制性的武器禁运的各项决议行使三重否决予以阻挡的情况是特别令人失望的。该地区的局势在十四年前已很危险，而今天则更具爆炸性。我们只要想一想南部非洲目前的政治局势，便能看出南非是全区暴乱和不安事件的中心。

在南非，我们已开始看到种族冲突的最悲观预测变成了事实。对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负有特别责任的联合国不能够也不应该对南非暴力和流血事件的高升浪潮漠

(索马里)

不关心。索韦托事件及其后果指出非白人所受的不满再也不能抑制了。对应有的抗议接二连三地施以残忍的报复——甚至到了屠杀数百名学童和其他非武装和无抵抗力的人民的程度——是从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以来，联合国向种族隔离战斗所用方法惨败的明证。

南部非洲局势恶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南非军备的大量扩增，这是非强制性武器禁运失败的无情暗示。南非的加强武装是增加南部非洲紧张和不安全的重大因素。这很明显地指出沃斯特政权打算要维持并保卫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如果可能的话，并要将其邪恶的影响扩张到南非的本土以外。

那些领头把南非武装起来的国家，或者对放弃联合国会员责任加以宽恕的国家，很明显地是站在非正义和暴政的一边。对沃斯特政权无限制地供给武器，包括制造尖端武器的特许权，无疑是在增加南非政府对内压迫和对外侵略的力量。

沃斯特对在所谓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支持，破坏津巴布韦人民为自决和真正民族独立所进行的合法斗争，造成对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侵略行为，是对本世界组织的权威的一种藐视。

南非对安哥拉大规模的公开侵略是事实俱在的事。本理事会最近曾接到莱索托和博茨瓦纳的控诉，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也已经被列为前线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反对少数政权，因为决心支持中止在津巴布韦不公平情势的国际努力，和拒绝承认所谓特兰斯凯的独立，而正在受到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压力。

因为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的责任，国际社会对于这类问题的关怀，就纳米比亚来说，实在是尤为深切，单就南非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毫不让步而言，就足以使安全理事会对它实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南非继续对该领土非法占领，即构成一种侵略行为。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它的国际犯法者的身份的话，该少数政权对纳米比亚解放武力正在进行的战争，和利用该领土作为进攻邻近非洲国

(索马里)

家的跳板，应是比较陀利亚的侵略政策威胁该区域和平更为明确的事证。

在南部非洲的情势中再没有比纳米比亚问题更为明显地反映出安全理事会之不能做到言出行随了。它也许是所有南部非洲问题中在争端和其所牵涉的事件上，唯一能够在原则上获得一致意见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一个接一个地向比勒陀利亚政权递送最后通牒。但每次沃斯特政权照例地不予遵从，总是能够得到理事会的再予宽延，再对纳米比亚的人民表示同情，并继续地无所行动。

我现在提出另一个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重大政治考虑。南部非洲现正发生的屠杀、暴行和紧张应使安理会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安理会采取措施，一方面支持该地区人民的正义愿望，一方面消除国际冲突的危险起因，就是履行事先防止和平威胁的职责。

当然，如果罗得西亚的情势被判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很难理解何以这重大问题根源的南非，竟能继续不受惩罚地将其非法和不人道的政策加诸数百万人民的头上而蔑视联合国的权威。

南部非洲政治动乱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少数白人拒绝以基本人权给予大多数的非白人。在沙佩维尔事件发生时和其以后的几年中，南非将种族分开的种族隔离计划只是刚开始执行。但是就在那时，联合国的会员国便能看出种族隔离中所含种族主义的广度和深度颇为惊人，它的存在是很应当受到国际关怀和采取国际行动的一个问题。

从沙佩维尔事件以后的许多年来，我们大家都已认识到完全执行种族隔离对南非和纳米比亚非白人生活的影响。我们知道那些人民已经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利和全部公民权利；实行歧视性的教育和就业制度的目的是在使他们服从；成千的人们正在被象垃圾一样地赶到贫瘠的地区，往往得不到基本的照料，得不到就业机会和希望。在实行种族隔离而将人民赶走时往往随带着造成很大的生命损失，特别

(索 马 里)

是儿童的生命。目前，据最近新闻的报导，从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而来的 30,000 难民，正受到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毁灭。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样的事在过去已经有过，无疑地，当南非政权继续在执行其邪恶的班图斯坦计划时，将来也一定还会发生。

这个计划否定了土生人民应享的人权，使他们不容于自己的家园；拒绝他们承袭和公平地分享自己国家的丰富资源；把他们围在一圈土地——班图斯坦——中，继续向特权的白种少数人提供丰富的贱价的移动劳工。简单地说，那是一种真正的农奴制度。

国际社会充分地知道，没有外来的援助，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存在是不会延续到今天的。它的存在是因为它不断从一些西方国家，最近几年来又从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军事和技术的援助。联合国很清楚那样的合作。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经公布过许多报告，揭出那种邪恶勾结的程度和性质。去年大会曾讨论过特拉维夫，索耳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阴险勾结——完全不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一方面将南非和津巴布韦的非洲人民置于险境，另一方面又使在占领阿拉伯领土中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也处于危险之中。

我国代表团对这最近的发展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所有这三个政权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它们不仅是支持，并且在其暴虐统治下的地区里实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个种族主义的轴心对不幸而在它们统治之下的人民进行剥削，不惜一切代价以继续维持其种族上的和政治上的优越地位。

几星期以前，在开罗举行的第一次非洲—阿拉伯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上讨论了这三个政权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所进行的威胁。大家一致同意对这三个罪恶政权施加压力的最有效办法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孤立它们。照这意思，最高级会议肯定认为必须对这些政权继续施行全面抵制——政治的、外交的、文化的、体育的、

(索 马 里)

经济的和特别是石油的禁运。

联合国发动消除种族隔离——反人道的罪行——和消除不但对非洲并且对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现实威胁是很明显地失败了。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秘密。南非的贸易伙伴们，在沙佩维尔事件之后，觉得他们只要即使在南非开展的贸易和投资上收取经济利益的时候，也还是对种族隔离表示得深恶痛绝便可以了。为了掩饰它们不愿采取象经济制裁这种不利的行动，就说那些本来可由它们单独使之发生效力的行动是行不通的。南非就是靠这些贸易伙伴们在经济、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才能够违抗联合国，死抓住它的种族隔离政策不放。

投资继续向南非流入和军火交易的详情已经由毛里求斯代表和在我之前的其他发言人雄辩而据实地予以说明了。我所要说的只是那些容许那种投资和容许从用来对付非洲自由战士的武器买卖中谋取利益的国家，显然是自愿站到暴政和非正义的一边。人民的解放斗争，曾以各种方法求取和平改变而不获成功，当我们讨论到怎样使人民解放斗争合法化并给予支持时，南非的贸易伙伴们便显出它们的原形。它们第一个主张继续采取友好劝服和通过经济繁荣“逐渐”改变社会的政策，尽管它们知道这些政策并不能对种族隔离发生任何重大的效果，而只有使它愈搞愈凶。

那些力量强大可以影响南部非洲种族对抗的性质和结果的国家，必须承认它们正目睹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在发展——这种过程是过去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经历过的，如，美国人民。美国人一度曾向世界宣布，不论何种形式的政府如果对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权利有破坏，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弃那个政府。这些思想的表示，是在为第一次的殖民地造反创理由，那时的不平是起因于茶税。我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继续以《美国的独立宣言》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考虑到这一连串为使南部非洲的非白种人屈服于极权政治之下的权力的滥用和僭越，必然也会认为他们也能象早期的美国人一样有权利和义务为他们未来的安全作准备。

(索马里)

当然在这里不是要求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和与南非有最大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国家来帮助革命。而是要它们现在采取和平的，但是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避免大暴动和大流血的再度发生。这是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它们过去为了安全理事会不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按照联合国大会长久以来所建议的办法去帮助孤立沃斯特政权感到十分灰心。那些办法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行动——即是，把武器禁运改为强制性；对南非实施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禁运，并请安理会支持阻止向南非的投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最近的研究报告说，南非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大经得起这样的一些行动，不应当以为这些行动行不通或做不到而就不加考虑。

这些措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尽其消除和防止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责任的最低限度。再少一点便是放弃责任，将使这世界组织的大多数会员国感到非常的失望。

瑞典的奥洛夫·帕尔梅先生于上星期五，三月二十五日对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说：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应该是表达团结一致的政治意志的场所。因此，被压迫人民都以希望和期待的心情寄望于安全理事会。

“有人曾说，没有什么道德目标会比维持和平更崇高。的确是，但只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存在一天，就一天不能有和平。”（S/PV.1992, 第42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主席：我很感谢索马里代表对我所说的好意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我很荣幸能够欢迎你——贵国的一个出色政治人物——来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我要向你个人身任贵国的代表表示祝贺, 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贵国基于我们两国代表在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议定书上所遵奉的和平共存原则, 尽力发展对我们双方相互有利的多方面关系。我希望和相信你将在《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主持本月份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的讨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理事国依照非洲集团的请求, 给我们这个机会参加关于南非问题的讨论。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都很清楚南部非洲的情形。非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已经在这个安全理事会里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世界这个部分的局势。世界舆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震惊。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继续不断地犯了种种可耻罪行。这不仅是一个违反个人人权的问题; 我们所谈的是侵犯人类的一种罪行, 当年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曾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比勒陀利亚和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政权实际上正在对数百万人民展开一场种族战争, 造成了许多受害者。它们甚至不停地谋杀妇女与儿童。如果让那些军国主义者继续他们的邪恶暴行, 我们会见到甚至更恐怖的罪行。

这不是一个是否将会有一场种族战争的问题, 而是如何挽回一场更巨大的灾难的问题。众所周知, 南非不断对它的邻邦国家, 就是一些在其国中各族人民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 进行侵略。我们有理由相信南非实际上正同联合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蔑视本组织的意志, 违反了国际法, 并且强迫世界上这个地区的人口接受其不人道的政权, 继续占领着纳米比亚。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日日在增加它的武装力量。近年来, 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及受其支配的国际机构所提供的财政援助, 它的军事费用急剧上升。南非共和国能够在非洲大陆上建立最大的军事和工业综合体, 并不是没有得到某些北约组织集团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它们国家内的垄断集团的援助的，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根据统计数据，每一个南非白人都有两支以上的枪。此外，种族主义政权拥有重武器和超级重武器，他们将来还打算增加这些武器的数量。我们不难猜测这些武器是要用来对付谁。这些武器是用来对付它们国家的那些不愿并且永远也不会同压迫和剥削妥协的国民，也是用来对付那些致力于为它们人民创立一种可以说是人的生活的各爱好和平的邻邦的。

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看来，民治的自由安哥拉的存在本身，是对他们政权的一种威胁。因此他们试图用武力迫使这个从前的葡萄牙殖民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加以发展。他们并未得逞，现在他们正在武装准备进行一次甚至更大的战争。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除非我们采取重大的步骤来根除这个危险，这个地区的危险情况行将恶化是无可避免的。

情况很严重，但不是无可救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和联合国最初处理南非种族隔离罪行时我们面临的情况并不相同。六十年前，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为各国人民立下了成功的解放斗争的榜样，除了少数几个孤立地区之外，消灭了旧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而我们是强大解放运动的成功活动的目击者。南非被压迫被剥削的各民族正奋起斗争。如果可能和平地彻底扭转这个状况，他们是会很高兴的。解放运动领袖时常试图达到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但想说服使沃斯特和他的帮凶必须停止种族隔离政策，却是幻想。

就在几个星期前，沃斯特在《时代杂志》上说，他不考虑把政治权利给予南非的有色人口。因此，解放斗士不得不求助于枪杆子。被压迫人民有权对恐怖主义政权的武装拥护者用各种手段进行解放斗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希望停止那儿的一场浴血战的人必须尽一切力量加速被压迫的斗士的胜利。因此，必须尽一切可能援助和支持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应该使种族主义政权完全处于绝对孤立的地位。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联合国宪章》对本组织一个象南非这样明目张胆地违反《宪章》原则的会员国曾经规定所须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在消灭种族歧视的国际日的场合上，大会主席在他的发言中曾说：

“一年又一年，联合国和有关组织通过了决议，要求对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世界有资格问为什么这些决议都还没有执行。答案是很容易得到的。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太多的国家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并假惺惺地谴责一切的种族歧视行为，但也正是这些国家暗地里或公然蔑视世界舆论，对那些它们假装谴责其政策和措施的政权，策划给予道德和财政的援助。”

有那些国家的政府有这样作，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名列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通过的决议。它们又名列安全理事会本次的讨论中。它们也被那些对这个问题相当清楚的人指出国名。

当然，在提到这些政府的所作所为时，它们觉得有点尴尬，所以它们试图在口头上批评种族隔离政策，或者它们向一个或另一个援助基金捐款试图将功赎罪，或者它们试图用种种方式来反驳这些指控。

有一件事实很可说明我所说的话：几个星期前，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所谓发展处的一些代表在内罗毕举行了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许多驻在各非洲国家的人士。这些代表都很清楚它们的政府所实行对非洲的官方政策。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其中说，要为各个参加人士的政府的政策辩护是极为困难的，只要该国政府“不仅容忍而且甚至支持经济上剥削当地人民并剥夺他们一切基本人权的那些政权”，这种辩护就将继续极为困难。因此参加会议人士要求审查他们的政府对南非的政策。特别是，他们要求撤销该国政府与南非订立的文化协定。他们说，这个协定只是对南非的白人有益，并且违反了国际法正在纳米比亚实施。他们还要求关闭在纳米比亚的领事馆，停止与南非的一切合作，执行对南非的全面经济抵制并停止部长级或军事人员到该国进行任何访问。关于这个会议的详情能够在一九七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年三月十二日那一期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找到。

实际上，我们所要求的不是讲空话；关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我们所要求的是根据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采取行动的意志。在没有人权的地方开始寻找违反人权的事件是没有用的，试图把世界舆论的注意力从种族主义政权的罪行及其支持者身上移开也是没用的——因为，不幸的是，它们仍然在支援那个政权。必须作的是尊重关于《消除和压制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并根据这个公约采取行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最先签署并批准上述《公约》的国家之一。其后，通过此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它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起了必要的带头作用。

联合国要特别注意在南非的许多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和威胁和平的行为。联合国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阻止这个状况继续下去。让我们不要给比勒陀利亚及其外国保护者用以混淆国际视听的花招蒙蔽了。

靠着剥削黑种人工人而获利的外国垄断集团不愿也绝不会自动放弃种族隔离政权给它们的可能好处。南非有500家以上的英国垄断集团的分行，有400家以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垄断集团的分行和350家以上的美国垄断集团的分行。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说，它们不能制止它们的垄断企业在南非的活动。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已经常见到这些国家的政府把经济制裁当作对进步的国家施压力的一种手段。即使在今天，它们还对这类国家实施经济上的差别待遇。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一些决议，向安全理事会作了一些具体要求。我们明确地支持它们。首先，我们必须决定对南非实施彻底的武器禁运，以便使这个不人道的制度无法变得更强大。在核能方面，停止一切和那个政权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象是许多其他国家，和南非没有关系，正如它和索尔兹伯里的非法种族政权也没有关系一样。一般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必须和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一切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

我国代表团支持非洲国家和南非黑人自由斗士的一切正义要求，这些要求是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了保证允许这个国家的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关于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就南非和纳米比亚通过的决议的彻底执行，我们认为非洲国家和解放运动之间采取一致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他们的最高级代表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他们愿意于今后将支持和援助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各族人民对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政权以及新殖民条约进行无私的斗争，并愿意支持联合国关于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作决定与决议的执行。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院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在他致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关于消灭种族歧视的国际日的电文中说：

“我能向你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今后将采取积极步骤终止造成人类这么多痛苦的种族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一直是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的各族人民的一个忠实伙伴。”

下午十二时五十五分散会